

MINQINGWENXUEZHONGDI

明清文学中的

吴语词研究

WUYU CANJIU

褚半农 著

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MINQINGWENXUEZHONGDI

明清文学中的

吴语词研究

WUYUCIYANJIU

褚半农 著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明清文学中的吴语词研究/褚半农著. —上海:上海辞书出版社,
2008. 10

ISBN 978 - 7 - 5326 - 2567 - 3

I. 明... II. 褚... III. ①吴语—方言研究—文集②文学语言—研究—中国—明清时代—文集 IV. H173 - 53 I045 - 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43042 号

责任编辑 陈翔燕
装帧设计 杨钟玮

明清文学中的吴语词研究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、发行
上海辞书出版社
(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)
电话: 021—62472088

www.ewen.cc www.cishu.com.cn

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 × 1240 1/32 印张 11.375 插页 1 字数 285 000

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326 - 2567 - 3/H · 364

定价: 28.00 元

如发生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联系电话: 0512—52219025

自序：步随流水赴前溪

这又是本外插花的书。

自从一个偶然机会进入《金瓶梅》研究领域后，这是第三本外插花的书了，且都是同吴（沪）语有关的。说是外插花，即是不在原计划中的，因为我一直在写作上海乡下头散文，现在像个突然转向了。这看似奇怪的事体，其实同文学创作一样，我仍然是在写自家熟悉个物事。像迪本《明清文学中的吴语词研究》中个吴语词，侬是我个祖辈、父辈们讲过个，也是我从小开始一直讲到现在个闲话，斜气熟悉个。

不单是我一个人熟悉，是我侬迪代人熟悉。吴（沪）语词的产生有个农耕社会的大背景，因此大量的词语都与农业生产、农村生活、乡村风俗有关，就像现在“套牢”、“破发”等新词的产生，必定同当今股市背景有关一样。老祖宗时的生产方式、生活习惯、乡村风俗包括杭生杭是个老古闲话，一代代传下来，传到我侬迪代人时，像个变化不大。再对照一下明清及民国时期的文字记载，至少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，除脱多仔一眼搭集体生产、政治运动有关个词语外，大量的生产、生活、习俗用语以及虚词等等，都保持着语言的原生态，其含义同明清、民国作品中出现的完全一样，原因是大背景没有多

少改变。而我侬迪代人，从不懂事的小囡，一直到捐仔锄头、铁镬，或者牵仔牛、捐仔犁耙到田里去做生活个农民、社员，农具家性，是老个，田里生活，是老个，讲个闲话，也是老个。后代想要离开农村，就教伊拉好好叫读书，而十几年前还常桩挂拉农民嘴巴上、指望子女跳出农门个“书包翻身”，迪个语词至少明朝辰光吴地人就拉使用了。我侬迪代人勒拉迪种农村背景、方言环境中出生、长大，对吴（沪）语熟悉是当然个了。

明清吴语研究成果累累，特别是由石汝杰、宫田一郎主编的《明清吴语词典》，是部相当不错的工具书。拙著只是拾遗补阙，其中十几篇笔谈内容倒是尚未有人论及，涉及《金瓶梅词话》、冯梦龙《山歌》和其他吴语作品中的吴语词研究，它们中有些是参加有关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，有几篇写好仔逗五逗六传（寄）给有关报刊后居然都收到过“留用”通知，这自然为我个写作增添了动力。词语例释收录范围只限于其他吴语词典未收、而确系吴语之词，有些释义可商榷之词语，也列为词目，居然有 727 条之多。书证以吴语文学作品（包括话本、小说、传奇、昆曲、弹词、山歌、竹枝词等）为主，少量例句取自方言专著、地方志等体裁的作品。石汝杰先生是从苏州方言角度编撰《明清吴语词典》的，在下则是从原松江府方言角度确定吴语词并写作的。好在苏州府、松江府两家人家是贴隔壁，原本都属江苏苏南地区，苏州方言对松江府（包括原上海县老城区即今上海南市及周边地区）的影响是历史事实，两家方言又属同一大区，据此，我来做迪桩事体，应该还是比较合适的。

之所以说比较合适，还由于笔者三代以上都是原松江府乡下头人，本人从小生活拉农村最底层，有极为长期的经历，直接参与各种

农活,了解和掌握方言第一手资料,并一直使用沪语交流,甚至上海方言中的古音及早期的8个声调,即平上去入各分阴阳,也还保存勒拉我讲个闲话当中。底层生活不仅使我熟悉吴地的种种作物、人情、风俗等,还连带熟悉与此相关的各环节、各程序,包括农具、名称、使用方法、要求标准等一连串词语,还有大量内容相对较虚的词语。加上因文学创作的爱好,三十多年前头我就予以采录,乐此不疲地越记越多,前几年出版的《上海西南方言词典》便是我长期积累的结果。当我有计划地研读明清吴语文学作品时,对里面的各类吴语词自然就极为敏感了,套用一句时髦闲话,对伊拉“我勿要忒熟悉喔”,而在此之前大量词语都已收入《上海西南方言词典》了。就与一种方言的密切和熟悉程度而言,我有命运赐给我的优势,具备内因和外因两个条件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讲迪桩事体只有我来做一点也不为过。自然,为了做好,我做了常常远远个案头工作,阅读原著,摘录卡片。介许多日脚里向,书后所附书目中的文学作品,全部一一看过,像《吴下方言考》、《山歌》、《何典》、《沪谚》搭外编等交关书,阅读哪止一遍;其他类作品,有个全文看过,有个只是摘录而已。作品总数达290多部,阅读总量超过4000多万字,还不包括旁及的作品。整个过程,我觉着蛮有劲,特别是阅读,那实在是一种享受,妙不可言,其乐无穷。

时至今日,方言赖以生存的背景、条件完全变了。就沪语来说,从语音、词汇等方方面面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,有的还是颠覆性的,到了边缘化的地步,以至有人担心会消亡而呼吁要立法保护等。消亡是不会的,而对老派词语的理解,屡屡出错却是事实,包括常识性错误,有的甚至一错再错,到了瞞勿清爽的地步。如果我侬迪代人

再不做或再不做好迪桩事体,那么有很多老词真的要变成谁也不理解的死词,50年100年后的人们要像考证甲骨文那样对待它了。

“步随流水赴前溪”,吴(沪)语研究是项极为浩大的工程,不是某一个人能单独做好的。我也不是语言界专门人士,只是因为熟悉而喜欢,因为喜欢去做了迪桩事体,只是勒拉“前溪”面前算是尽仔自家个一点力末哉。至于书中的错误之处,敬请方家和朋友们指教。

本书出版之际,复旦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《汉语方言大词典》主编许宝华先生认真审读拙稿,并给予鼓励,在此谨表示诚挚的谢意。

褚半农

2008年5月于上海

目 录

自序：步随流水赴前溪	1
------------------	---

吴语词研究

一、从径改之处看相对应的吴语词	3
二、《金瓶梅词话》吴语动词续解	15
三、祭头巾文中的吴语词	30
四、“临岐”是个记音词	35
五、从“上”之词义兼析《山歌》中的吴语难词	38
六、“七支八搭”和“冬瓜缠拉茄门里” ——评一本错误百出的书	47
七、明清吴语小说难词例解	59
八、明清文学中的若干吴(沪)语词研究	71
九、吴语特色动词汇释	83
十、建筑类吴语词例释	97
十一、阿溜，倒究是啥人	107
十二、与灶头有关的吴语词	113

十三、独具吴语特色的象声词	121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录 目

吴语词例释

凡例	127
正文	128~322
索引	323
附录：吴语文献资料阅读、参考书目	333

上海西南方言：研究上海闲话及吴语的资料库(代后记)	350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吴语词研究

一、从径改之处看相对应的吴语词

《金瓶梅》中客观存在的吴语词不仅给普通读者造成阅读障碍，也给研究工作带来了诸多麻烦。除了其中不少词语至今尚未进入专家们的研究视线外，有的《金瓶梅》排印本在辑校时还时时予以径改，即把书中无法用普通话解释的吴词语，未加说明和注释就径改成能用普通话解释的词语，这样做既与作品的原貌不符、与词的本义有违，又丧失了语言的地域特色。现试举几例。

七石缸

第90回中李衙内有一段话，其中两句是“充饥吃了三斗米饭，点心吃了～酒”（引文中用～代替该词。下同）。

这“七石缸酒”虽是夸张，也太厉害了点，一个人哪里能吃七大石缸酒？有点不可思议，于是在梅节本中“七石缸酒”被径改成“一大缸酒”。^①

其实，七石缸是一种大缸，据说因能装七石米而称之，吴地农村至今还能见到。20世纪60年代时我家里还有七石缸，高约一米，缸口直径约一米四十。当地（即今上海西南地区，原属松江府，1958年前属江苏苏南地区，方言属吴语太湖片，下同）有俗语“七石缸里撩芝麻”，意为从装满水的、又那么大、那么深的大水缸里去捞一粒小小的芝麻，喻希望渺茫或没有可能性；另有地名歇后语“七石缸里打

拳——松江(缸)”。《金瓶梅》中“吃了七石缸酒”一句，字面上可有二解，其一，可理解为吃了“七大石缸酒”，如果觉得太多了，夸张过头了，只能吃一“七石缸酒”而径改成“一大缸酒”，句意没大变，但已与原著不同，更与书中特有的方言土语特色相违了。

“七石缸”在明清吴语小说及以后的吴语文学作品中屡有出现，同《金瓶梅》中的“七石缸”是同一物事，如：

太祖道：“这颠人打也不知痛，拿烧酒来与他吃！”他却一杯复一杯，两碗又两碗……面皮不见红，身子不见软。人道～，我道漏竹管。人道醉醺醺，他道才一半。^② | ……当初出嫁极体面，爷娘养我宝和金。四橱八箱箱箱满，现在衣裳当干净。远近地方众邻人，巧货两字搨仔星。天然几卖到烧火凳，～卖到盐豆瓶。^③ | ……六稀奇，六十岁公公因拉摇篮里。七希奇，～登拉酒杯里。^④

一只七石缸里可放成千只酒杯，应该是“酒杯登拉七石缸里”，现在倒过来了，当然是桩稀奇事体，所以山歌名就叫《十稀奇》。这种带有“七石缸”词语的、流传下来的山歌、唱词，在江苏苏南及现上海西南地区数不胜数，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此物在当地历史相当悠久。

石，在沪语音中不读“担”，而读“石头”的“石”。

人家

第14回中西门庆从妓女郑爱香儿家回来，说到他们一帮人在妓院吃酒时，花子虚被“做公的”捉去了，于是有了吴月娘“批评”西门庆一天到晚“在外边胡撞”时的一段话，最后说：“正是：～说着耳边风，外人说着金字经。”这是吴月娘指责西门庆平时不听她的话。这“人家”二字，很明显是指吴月娘本人。可“人家”是“人家”，怎么可以成吴月娘“自家”呢？于是在梅节本中，“人家”就被径改成“家人”。实际上，这几句话前面的另外几句话，足可说明吴月娘讲的是她自己：

“正经家里老婆，好言好语说着你肯听？只是院里淫妇，在你跟前说句话儿，你侧着个驴耳朵听他。”“家里老婆”是“人家”，“院里淫妇”是“外人”，前后一一对应，明确告诉读者这个“人家”是指吴月娘自己。

而且，《金瓶梅》作者有将“人家”用作“自己”、“自家”的写作习惯。在第31回还有一例句：“～个爱物儿，你就要。”这是因玉箫要抢书童的香袋儿，书童对玉箫说的话。其中的“人家”不就是指书童自家吗？

这种奇特的表述方式在其他吴语小说里也能找到例句：“伏世仁背着手，在地下打转，嘴里咕嚕道：‘这更奇怪了！～生的儿子，好好的住家里，你去弄了来，捉弄着～磕头请安。～不是为着几个钱，为什么要到你家来做儿子？难道这披麻戴孝是白干的么？’”^⑤小说中的安尊荣老婆没有生养，为了不使家产外流，便不让丈夫讨妾，而把自己的侄子伏世仁找来做干儿子。上面所引例句是安尊荣死后，伏世仁对“干妈”，也即安尊荣老婆说的话。里面有三个“人家”，后两个指的是伏世仁他自己。用“人家”来指代自己，在明清吴语文学作品中，可以说是举不胜举，如小说《新上海》、《沪江风月传》、《续海上繁华梦》，以及弹词《桃源洞》等，里面都有例句。

《金瓶梅》作者这个用词习惯，就是当地人的用词习惯，至今如此。方式虽然较为特殊，却是个常用词，带有“人家”指代“自己”一词的例句在口语中随处可以听到，如两个人在一起干活，一个很忙，一个却闲，又不肯帮忙，忙的人会说“人家忙得不得了，依倒好，像个闲大老官”。这里的“人家”就是指说话者本人，也即“我”、“自己”或“自家”，意思、用法同《金瓶梅》的例句完全一样。附带说一句，“大老官”一词也出现在《金瓶梅》第54回中。

亡神

第59回中，西门庆从外面回来得知潘金莲养的猫把他儿子身上

抓破、并被吓得死去还魂转时，立即把那猫摔死了。待西门庆出门后，潘金莲喃喃呐呐骂道：“一个猫儿碍着你味屎，～也似走的来摔死了。他到阴司里，明日还问你要命。”

“亡神”是什么意思？死亡之神？与书中内容不相符合，实在不大好理解，于是在梅节本里“亡神”被径改成了“凶神”。用“凶神”自然比“亡神”好理解句意，问题是作者没有使用“凶神”这个词。那么怎么理解“亡神”呢？

在《金瓶梅》中，作者大量使用记音字，如王六儿的兄弟王经，作者有时就写成“黄经”（第71回），而把“黄瓜”偏写成“王瓜”（第34回）。还有“何”、“胡”不分（第81回），“买”、“卖”不分（第5、50回等），这些恰恰是吴语中特有的语音现象。“亡神”中的“亡”也是一样，作者用的是一个近音字，我认为它的本字应该是“横”，“亡神”也即吴地的常用词“横神”。“亡”和“横”在吴地发音几乎同音，“横”在当地有两个读音，分别发一声和四声。有趣的是不管读一声还是四声，也不管是单字还是词语，都和“厉害”、“凶狠”、“不讲道理”这些意思有关。如读四声的说这个人很“横”，意为这个人蛮不讲理，污理蛮理。读一声的即是“横神”之“横”，而“横神”的意思就是指言行举止厉害、凶狠或表现出不讲道理样子的人。

当地还有好几个读一声的“横”字词，如说这个人“横”，它的意思是凶蛮、厉害，吴语文学作品中就有这样的例句，如小说：“王氏也怨恨，崔鉴只是解慰他，奈是魏鸾越横，这崔佑越偏得没样了。”^⑥而在另一部吴语长篇小说《金台全传》中，作者就把这种人直接称为“横人”；^⑦再如昆曲：“负隅处，恁威风，身一扑，山来般重；尾一剪，钢刀般横。”^⑧三例中的“横”都是这个语义。而另一个“横风横雨”，是指特别大的风和特别大的雨。这在吴语小说中也有例句：“盛氏见了，两泪交流，哽咽不语。可是：大海横风生紫澜，绿萍飘泊信波翻。谁知一夕洪涛息，重聚南洋第一滩。”^⑨因为是特别大，它们来到人间的样子

当然是“厉害”的、“凶狠”的又“不讲道理”的。根据这些语义再来看书中描写，西门庆此时是“三尸暴跳，五脏气冲，怒从心上起，恶从胆边生”，心急火燎，万分愤怒，捉猫、摔猫的动作当然是十分厉害、凶狠且不用讲道理的，总之，西门庆的所作所为是一个十足的“横神”。

就事论事而言，这种事情不管哪一个父亲逢到，其心情都是一样的，届时谁都是一个“横神”，也并不只是西门庆会得这样做。

见子

西门庆初二晚上找贲四老婆，初六下午去找林太太，初七又找如意儿，到十二晚上他见到了梦寐以求的蓝氏，真是亢奋之极，他哪里知道，九天之后他就将踏上鬼门关。这天他从王六儿家鬼混回来，“忽然见一个黑影子从桥底下钻出来，向西门庆一拾，那马~只一惊躲”，西门庆打了个冷战，收煞不住，那马一个劲地往家跑去了。西门庆到家即一病不起，不久就一命呜呼了。第79回中的这个“见子”，在梅节本、岳麓书社本^①中都被径改成“见了”。

动词后面带“子”字，是吴方言中特有的语言现象，它作助词用，相当于“了”，表示实现、存续等关系。《金瓶梅》作者在书中多次用到的“子”字，到了词话本和非词话本中频频被径改成“了”。如第39回中，“吴道官预备子一张大插桌”，梅节本、岳麓书社本等都将“预备子”径改成“预备了”；在第79回中，还有一个“坐子”：众堂客在西门庆家聚会，“荆统制娘子、张团练娘子、乔亲家母……坐子好一回”，在梅节本、岳麓书社本等中也都被径改成“坐了”。岳麓书社本中还有将“带累子”径改成“带累于”（第91回）的。

夜子

“那时正值七月二十头天气，~有些余热，这潘金莲怎生睡得着”（第18回）。“夜子”这个词，梅节本径改成“夜里”，人民文学本

删去了关于性描写的 298 个字，居然把这开头的二十多个字也当作色情描写连带删去了，由此可推想此本对“夜子”这个词也是不认可的。^⑩

其实，“夜子”的吴地特色更浓。先看个长篇弹词《三笑新编》例句：“罗里晓得大老官也立朵看天，那了勿肯夜个哉？～末好去赶正经哇。”^⑪作者是清朝时江苏苏南人，书里也有大量的“子”字句，这个“夜子”的例句同金瓶梅中的“夜子”词义一样，用法一样。“夜子”这个词在当地至今还是常用词，口语中经常出现，如“～要开会哩”、“现在依归去，～再讲”。“夜”后面带的“子”也作助词用，但与其他动词后面的“子”相当于“了”稍有区别，有时不能直接翻译为“夜了”，“夜子”意为“夜里”或“到了夜里”。

“子”的例句在吴语小说、吴山歌等文学作品中实在多得举不胜举，这里从略。

“子”是个记音字，有写成“子”，也有写成“之”的，现通常写作“仔”。

出盒子

第 7 回中，西门庆在孟玉楼家“相亲”时，杨姑娘派小厮安童过来，他带着一个盒子，里面装的是黄米糕等东西。接下来，书中这样写道：“妇人收了糕，出了盒子，装了满满一盒子点心腊肉，又与了安童五六十文钱。”让他回去了。也许因不好理解“出了盒子”，梅节本中就将它径改成“空了盒子”。

“出了盒子”，即把盒子里的东西拿光、出掉（空），这在吴语中至今还是这样用的。凡是表示这种意思的都用“出”，如把房子空出来，便叫“出房子”、“出世界”；其他还有“出篮头”（把篮子里的东西出光）、“出书包”（把书包里的东西出光）、“出碗”（把碗里的东西出光）、“出船”（把船舱里的东西出光），等等。